

黄兴
邹星星
/主编

有玲珑的新意 / 有独我的风格 / 有晓畅的笔墨 / 有抱璞的真心

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

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 ③

New
Concept
The First Prize

摆脱他人的期待，
找到真正的自己，
别把这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。

无声告白 卷

黄 兴
邹星星
/ 主编

新概念作文

一等奖

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 ③

(鄂)新登字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. 3 / 黄兴, 邹星星主编.

— 武汉 : 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564-1533-5

- I. ①新…
- II. ①黄… ②邹…
- III. ①作文 - 中学 - 选集
- IV. ①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5063号

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奖者最佳作品榜中榜 ③

出版人 方 平

责任编辑 张国平
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
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15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
经 销 新 华 书 店

网 址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畜屯村北京燕旭工贸有限公司院内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20千字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64-1533-5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联系010-62908869进行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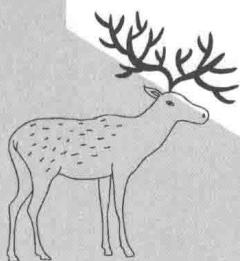
目
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第一辑
韶华

- 002 / 出逃。。。张心怡
- 009 / 只是当时已惘然。。。吴百川
- 017 / 回乡琐记。。。孙凝翔
- 028 / 碎玉。。。吴百川
- 038 / 京制千斤顶。。。孙凝翔
- 050 / 共长。。。金乐亭





目
录

C O N T E N T S



054 /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。。何晓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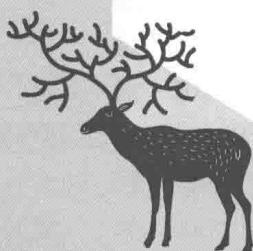
062 / 帝迹。。。吴百川

069 / 冬季的冒险家。。。臧心韵

076 / 黑白世界。。。余姗珊

087 / 风尘三侠之虬髯。。。杨一欣

093 / 拾花巷深处的城堡。。。何晓宁

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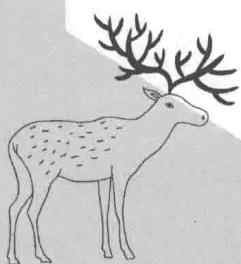
C O N T E N T S



第三辑

碧影

- 104 / 永无荒年。。。余姗姗
- 107 / 我活过的。。。吴百川
- 114 / 少年们的路。。。何晓宁
- 119 / 傻哥哥。。。杨一欣
- 124 / 失。。。余姗姗
- 128 / 自爱者。。。吴百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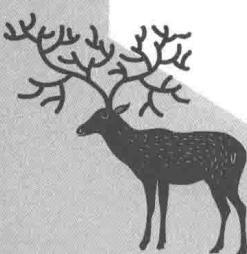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- 136 / 月满。。。滕卢涛
143 / 凤尾蕉。。。何晓宁
154 / 困地。。。杨一欣
159 / 相隔。。。臧心韵
169 / 海上月亮船。。。肖辰星
184 / 偷花人。。。滕卢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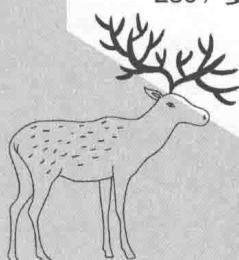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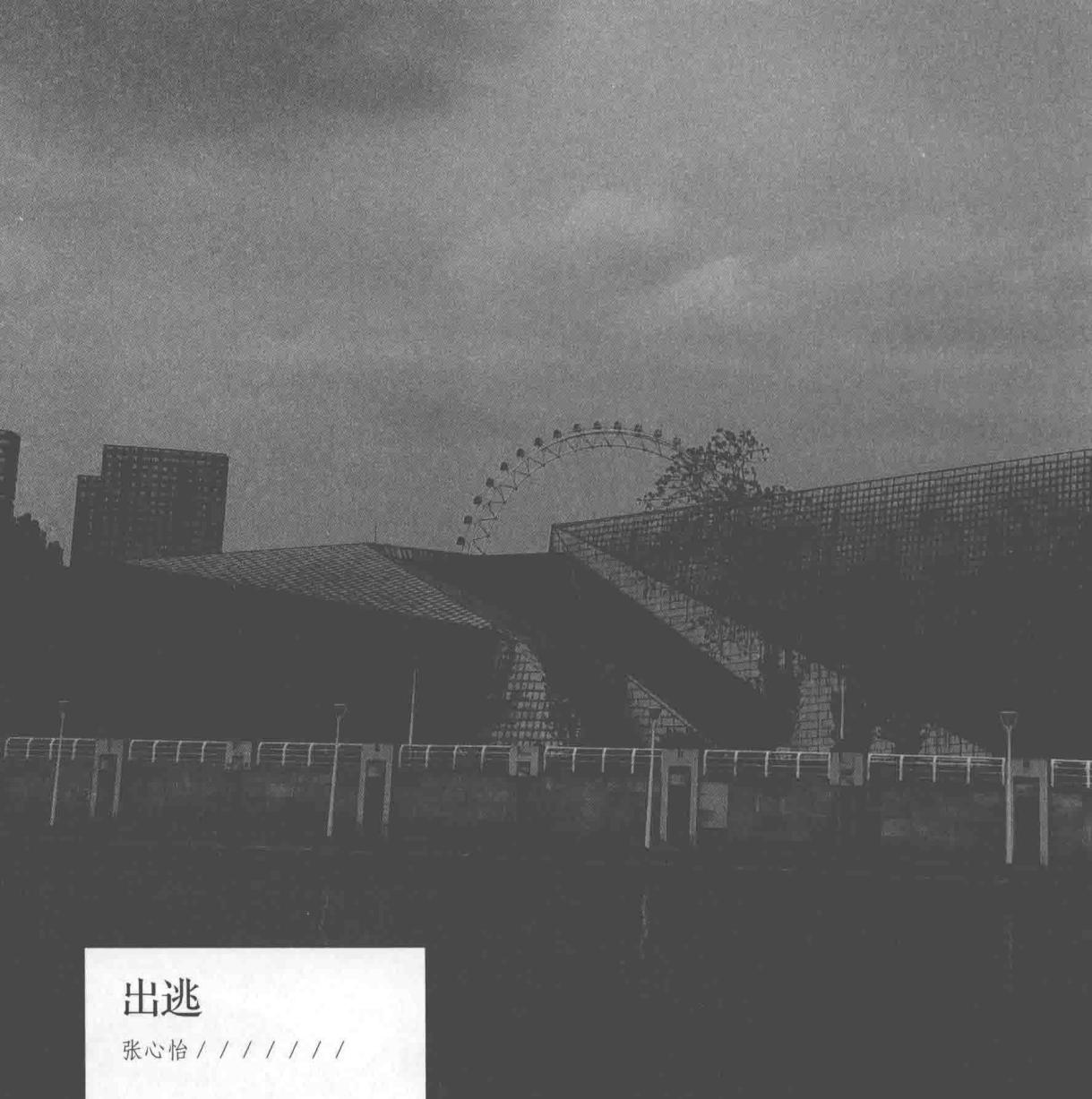
- 192 / 2008。。。肖辰星
196 / 距离的温差。。。滕卢涛
202 / 下一个天亮。。。张心怡
205 / 风中少年。。。金乐亭
208 / 一件蓝色的事。。。杨一欣
216 / 广播操之恋。。。滕卢涛
227 / 闲谈写作。。。金乐亭
230 / 梦到百花盛开处。。。肖辰星





第一辑

立刀化十



出逃

张心怡 // / / / /

“走不走？”

凳子被踢的震感传来，我斜着眼瞄了下教室门和后窗，确定没有伺机抓现行的老师后，把头偏向身后阿诺的桌子。

“嗯？老曹不是快回来了么？”老曹是我们的班主任。

“这也太无聊了啊！估计他还在回程的火车上呢。你就说走不走吧？”

周六的晚自习，后两节是看视频的时间。我转回头看了看多媒体屏幕上“老梁讲故事”中侃侃而谈的老梁，又低下头看了眼两条缠在我凳子下颠儿



颠儿嘚瑟的阿诺的鹭鸶腿，抬起脚后跟狠狠踩了下她脚背，“走！”“哦，我×你大爷！”她疼得压着嗓子从牙缝里爆粗。

说走就走。我拽着她，我俩猫着腰，穿过大半个教室，小心翼翼地开门、掩门。走廊上没有亮灯，空无一人，只有各班大屏幕的光从玻璃透过。“走哪个楼梯？”仗着身高优势，她搂过我的脖子眯起眼问我。

“哪个都经常有老师经过……算了，西楼梯吧，离小广场近点。哎，拿掉你的猴子胳膊！”我一把打掉她搭在我脖子上的手。她刚要冲我瞪眼，“咦，这个班怎么在看电影！”她抑制不住地惊呼，兴奋地跳到隔壁班的窗户边，把脑袋搁在

窗台上。我凑过去踮起脚——“我×好帅！”我俩异口同声惊叹。说完了又赶紧捂住嘴，看看周围没人注意我俩，又继续贴在玻璃上。“哎哎你踩我脚了！”“哎，这男主不是演断背山的那个吗？太他妈帅了啊！”楼梯口的感应灯突然亮起，我俩吓了一跳，赶紧装作上厕所的样子，两个人轻手轻脚穿过走廊。没有人过来。走到楼梯口，她悄悄探出头。“小心老师——”我拽住她半空中晃荡的胳膊。“没人，快走。”她冲我招招手。我俩牵着手“噌噌噌”蹿下楼，为了配合她八百迈长腿的速度我将步频提高一倍。两个人一鼓作

气三步并作两步蹦出了一楼的楼梯间。安全了。

初秋的风，在夜晚已经转凉。月亮高高地挂在实验楼的上空，温柔又高傲地俯视着满校不情不愿的灯光。“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美的夜晚，就不应该在教室荒废掉啊！”阿诺伸长了胳膊，左手一勾又搂住我，满意地感叹。我俩搂在一起，放肆得像两个醉酒的未成年人，晃晃悠悠地走在教学楼外的小广场上。路灯将我们的身形重叠，孤单而粘稠的影子，看起来腿又细又长——当然，她真是长，我的是“看起来”长。她浑身上下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，她是个不如我白的“高富美”。阿诺穿着短袖校服，细细的胳膊被夜风吹凉，冰凉的皮肤触到我的后颈，我打了一个激灵。“你没穿外套？冷不冷？”

“嘶——”她两只手交替着搓了搓胳膊，“好像有点冷。你怎么会记得带外套啊！”她一脸幽怨地看着我。

“我不仅带了外套啊！”我从兜里依次掏出纸巾、清涼油，还有——“MP4你都带了啊！”阿诺说这话时大眼珠子仿佛要睁开眼皮。

“这叫装备齐全。上课带全书笔纸，翘课装备自然也要带全套。”

“你确定你真的是头一次翘课？！”

“废话，”我塞给她一只耳机，“课上多了才懂得举一反三。”

学校的西边有个小湖，人称“小西湖”。其实顶多算是个大水池而已。然而半个湖里都是婷婷的荷叶，荷花苞也蠢蠢欲动地挺直了茎。湖西有望不到边的芦苇，郁郁葱葱连上了岸。最有情调的不是芦苇丛中那条小木船——破旧的乌篷船一样，船帮上搭着一只破旧的桨，仿佛还会有人不怕翻船去划似的，而是运气好时能看到的那对野鸭——肯定不是鸳鸯。我曾因为迟到而自暴自弃地在湖边上待过一整个早读，东边的太阳金灿灿的光均匀地铺在水面上，被风吹皱像麦当娜那条金色裙子的裙摆。而那两只鸭子就在这湖面上走红毯一样温情脉脉地游来游去，一趟又一趟。

我俩默契地朝小西湖走去。初秋的小西湖，水灵灵地与月亮对望，满眼都是月光。风从水上来，湿漉漉地清甜。细细的一勾上弦月，用不了多久就中秋

节了。这里适合吃一块鸭蛋黄莲蓉馅儿的月饼。铺开两张纸巾，我俩坐在湖边的阶梯上，共同披着我的校服外套，吹着凉丝丝的秋风。耳机里莫文蔚慵懒地唱着：“爱是折磨人的东西。”

“爱真是折磨人的东西么？所有的爱？”我问阿诺。

寂静的夜，莫文蔚伴着秋虫的鸣叫独自唱了好久。

“林志健和他前女友和好了。”两首歌的间隙，她突然开口。我突然觉得我们像是坐在夜晚的海边，海风吹在脸上，看潮涨潮落，手里需要几罐啤酒——可乐也好。

“Oh my god，刘桐桐？”话一出口我便觉得多余了。像阿诺这样的姑娘，我以为她会有个强大的后宫，而她唯一的前男友，竟然是她初恋，是高一才遇到的林志健。林志健在与阿诺在一起之前，有个近四年的女友，这恋也够早的，也是初恋——刘桐桐。“她不是高一就去英国了么？”

“她回来了。十一月再回英国。”

“哦呵，异国恋啊，厉害。果然至贱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至贱啊。”

“啊？哦，喊。”明白我所说的，阿诺笑了，把手伸进我兜里戳了戳我的腰。“哎哟哎哟……”她不管扭成一团的我，从我兜里掏出MP4，把歌换成了奶茶的《我不想念》。

很多时候我会想，那些唱着不想念、不爱了、放下了的人，是不是想得快要疯掉了。又还是，以这种方式去祭奠，即将死在心里的那段时光。

“阿诺，你还喜欢他吗？”吹过来一阵风，我裹了裹披在我俩身上的校服。

奶茶一如既往地笑着，“我只愿长夜将尽天快亮，让想念的歌不要再唱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至少不那么喜欢了吧！”她顿了顿，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轻轻笑了，“高二之前的那个暑假，我和他在同一个地方上辅导班，我们是同

桌。同桌之间的那些事你懂的吧？有时他趴在桌子上睡觉，我会偷偷往他耳朵里吹气，用手戳他的眼睫毛，还挺长的，嘿嘿。后来他去北京玩儿，每到一个地方都拍张照，手里拿张纸，写着我的名字，后面都有一句话。字挺丑的。但是，嗯，当时我们就是特别特别好。”

她吸了吸鼻子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只点了点头。有些特别特别好的时光，除了用“特别好”，用其他任意一个形容词代替，都有缺陷。

“高二分班以后，慢慢地淡了，他甚至不再主动和我联系。这样也没什么意思了，我很自然就提出了分手。当时他没说什么，也没有解释。后来寒假，我和一个同我和他关系都不错的女生出去吃饭，快吃完的时候她一边玩手机，一边问我：‘我有个朋友在KTV开了个包间，但他们有事不去了，要不我们去吧？不去也浪费了。’我想了想就答应了。当时没想太多，但是到了KTV以后，我俩正上楼梯，我就感觉要有什么事发生，感觉不出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但每走一步心里的直觉就更强烈。我走在前面，一推开门，到处都是气球，桌子中间放着一个盒子，我很自然地走过去打开，忘了和我一起来的女生，也忘了这里布置的不该出现的一切。盒子里有他写的一张纸，呵，姑且算是情书吧。还有巧克力啊糖啊什么的，我看着看着，就止不住地哭，林志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过来抱住我，手里甚至还有一束玫瑰花。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了。”

“所以你这个女神就被巧克力和玫瑰征服了？”我叹息。我和阿诺高二才认识，关于她的从前我并不知道太多，但“一见如故”说的就是我和她。

“哎，你别笑我啊，”她撇了撇嘴瞄了我一眼，“我长这么大，没人这么对我，他们只说喜欢我，却从来没想过要给我什么，哪怕是一句笑话带来的快乐。”

我一愣，转头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。然后两个人突然一起笑了，我把头靠在她肩上，她太瘦，很硌得慌。我像往常一样装作嫌弃地在她肩上蹭了蹭，她大笑着搂住我，伸过一只胳膊装作要“壁咚”的样子。两个人闹了一会儿，直接铺着我校服仰躺在小西湖旁的高地上。地面很凉。两边是高高的不知名的

树，没有路灯，树冠巨大，夜里有些阴森。但是非常静，不只是安静，是令人的心净的宁静。看着月光从密匝匝的树叶中渗透到人间，突然觉得自习、老曹、高考、爱、看不清方向的未来、所谓的梦想，什么都不是事儿了。有时候想的“好”太多，可现实中却有那么多的“坏”，你以为你足够包容，却没想到它对你已经足够宽容。

“有很长很长时间，我都觉得亲情才是最假的感情。你所谓的爱不过依靠血缘的维持，这是天注定的，而不是来自你内心。”我对阿诺说。躺在秋夜里，我闭上眼睛，想起的往事似乎已是很久很久：“高一前的暑假，一天晚上，我已经忘记为了什么和我妈争执，歇斯底里的她和歇斯底里的我，我那么讨厌向别人表达他们理解不了的自己的那部分。我不想和她吵，心里的失望、愤怒，以及想远离的声音五百分贝地膨胀着，我妈没能抓住我，我冲出门，身上只有十三块钱了，没带手机，打了个车去了市中心广场。快十二点了，广场上只剩醉酒的人，我有点儿害怕，就去了旁边的肯德基，想在那儿凑合一晚。兜里还剩四块钱，不够买一杯冷饮，也没有遇到小说中会给我买一杯热牛奶的人。我买了个甜筒，坐在窗边慢慢吃。夜生活并不丰富的小城，凌晨外面已经没多少人了。偶尔有一两辆醉驾的车，从玻璃窗外飞快地驶过。寂寞的车灯和孤单的路灯，肯德基里看起来暖暖的黄色灯光，手中的甜筒，因冷气太足而渐渐冰冷的脸颊和双肩，我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。我没觉得害怕，开始乱想，想我爸妈睡了吗。其实我知道没什么大事儿，但当时就觉得特委屈，真的。我觉得谁走到那一步都不容易，我没经历过，我理解不了他们的愁和苦，我活的当下也有我自己的愁和苦啊！人生的每个瞬间都不同，它们怎么能相比呢！我数着，窗外走过去六个人：一对小情侣互相搂着，三个喝醉的男人，一个从出租车上下来急匆匆赶路的女人——身材不错，长卷发飘飘，我没看清脸，起码是个背影杀手。我目光追着那女人渐行渐远，慢慢舔着手中的甜筒，舌头都冰了，视线里闯入第七个人。一个男人，很高，有点眼熟，但我没看清他就急匆匆冲过去了。他突然转头，看见我，一愣，又急匆匆冲过来，冲进肯德基，冲

到我面前，确定了是我，什么也没说先掏出手机，打电话说‘姐，我找到她了，在肯德基，你放心吧’。是我小舅，他慢慢在我对面坐下，我低着头。在他打电话的那一瞬间，我眼泪就冒出来了，一滴一滴砸在镜片上，眼镜都模糊了。”

我不说话，阿诺也没说话，秋虫叫着，树叶被风吹得“哗哗”响，奶茶静静地唱着：“栀子花，白花瓣，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。”她牵住我的手。我们没有校服可披，她的手很凉，我的手也很凉。但很久很久以后，我都还记得那种温度，是再也不会有的、从心底逃出来的、被释放、被蒸干的温度。

我和阿诺就这么牵着手，躺着，听了一首又一首歌。我有些理解班上的男生为什么总想翘掉一节又一节课。上瘾的不是逃课，而是一个不属于你、也不属于他的环境的自由。当他们坐在不会被教导主任发现的操场的角落，点起手中的烟，烟雾缭绕中晚霞铺遍校园、染黄秋叶，在他们心中升起的是当下，还是我们一遍遍遐想、一遍遍描绘、一遍遍意淫却依旧触碰不到的未来？少年亦知愁滋味，是成年后再不会拥有的最青春、最放肆，来自心底而不是来自被逼无奈的生活的最纯粹的愁。

“我们回去吧，快放学了。”沉默太久，阿诺嗓子有些沙哑。

“好。”

不舍得就这样回去，然而脚步没敢放缓，手上收拾衣服的动作也没再留恋。有些事只一次，哪怕一秒，也足够。

我和阿诺往东边走，离月亮越来越近，路灯将我俩的身影越拉越长。

我突然想起谢波的《逃离》：“让我们解开心中的骏马，踏灭城市所有的灯光。”

“叮铃铃——”放学铃声响起。电影落幕，满室灯光亮起了。

只是当时已惘然

吴百川 / / / / / /
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——题记

时光的相片交相重叠，跌宕出生命里那些看似巧妙的邂逅。我想我一定会暗自感叹，这是一个多么充满机缘和巧合的世界，冥冥之中总会觉得一切都似曾相识。那不是上帝为你安排的缘分，也不是六道轮回里残留的记忆，那都是你，这辈子一一亲身经历的。曾经的我蓬头垢面，世界从我面前穿过却都只是蜻蜓点水，一切都太过仓促留不下清晰的影子。而现在的我却认真地把它们一一发掘，拨开往事层层的茧。我看不见曾经的我是那么惘然，他却从记忆里爬出来一样认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光怪陆离的世界永远不解风情。